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選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選

明滔譯

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日本現代名家小說選

明滔譯

中流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

香港北角渣華道82號2樓

嶺南印刷公司承印

香港德輔道西西安里13號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版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目 錄

童話的時代·····	[日本] 結城昌治著	1
紅籤·····	[日本] 松本清張著	49
濃霧裏的卡那里亞·····	[日本] 五木寬之著	76
輸出·····	[日本] 城山三郎著	107
譯後記·····		147

童話的時代

[日本] 結城昌治著

巴·托蘭德·斯丹古拉是個優雅的人。談起機密話，一定要放出半導體無線電的音樂來防人竊聽。我曾跟他說過，竊聽方法發達的今天，搞這一套只是徒然吧。但是他一本正經地回答說，雖然不怕人偷聽，可是日本旅館牆薄，隔壁男人的聲息都聽得見，還強迫我也跟他使用同樣方法。

本來，他變得不大愛笑了的，還是最近，多半是因為過於緊張。在我連上裝都想脫掉了，他還整整齊齊地繫着領帶。他初次說出工作的機密性，爲了怕洩露工作內容，要求我在誓言書上簽字的也就是那次。

這與其說是爲了向上級報告的必要手續，不如說是對他的一種不允許失敗的嚴肅儀式。

「以後叫我巴德吧。我們現在已經是朋友了。」

他見我簽了字，像安了心似的，抱住我的肩膀這麼說。但是，我知道他的甚麼呢？

巴·托蘭德·斯丹古拉：

貿易商人、四十一歲。

妻子說是住在故國的加里佛州。

他是個胖胖的、稀薄的褐色頭髮，笑迷迷的，非常普通的安哥拉撒克遜的臉型。他一口連半點外國人腔都沒有的流暢日語。這只要聽他告訴你，他生長橫濱，你就會相信。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曾回自己國家，戰後再來日本，已經有

了十來年。

可是，除此之外，我對他知道些甚麼呢？

我不知道他的住址。

連他用的姓名是真是假我都不知道。

巴·托蘭德·斯丹古拉。汗毛濃密的左手第四指上戴個金戒指，容易接近、健談，對誰都那麼親切。

我約莫在一年前認識他的。那時我在美國船運公司菲律賓線的東京分公司工作。在定期船科和不定期船科的櫃檯上見到過他幾次。說不上看見過他幾次，不過，他給我留下印象來的是有天走到我的櫃檯邊，要求把他一件就要寄到的小包，作為外交人員的，免稅通過。

那次，他第一次給了我一張他的名片。上面印着：斯丹古拉貿易商人。

我覺得奇怪。他說是為了蒙混海關要求當作外交人員的東西，實際並不是甚麼了不起的行李。作為貿易商人，不來找菲律賓公司，也有的是其他辦法。

我心裏懷着不解，一面請上級將數日後到達的斯丹古拉的行李按照他的請求代辦。

因此，四五天後，他雖請我一同進餐，但這並不令人奇怪，毋寧說是由於最初對他的要求感到好奇，才使我接受了。如果是平時，會拒絕這邀請。

我比約定的時間，早五分鐘來到銀座的餐館，他已經先我而來，坐在望得見兩排行人道樹木的窗邊招呼我。

他吩咐侍應生拿來酒類單，問了我喜歡甚麼酒，然後要了相當昂貴的，再叫了幾樣菜。

事後知道，這次的邀請，是他對我進行的第一次接近。

他從開始一直是情緒很高地又說又道，問起我家裏人和我的工作。

不過，這也是以後才知道的。他早知道了我破碎了的家庭和對工作的不滿，然而卻做出一副十分相信我順口講說的模樣。

不知道是甚麼時候，他調查了兩年多以前我就和妻子分居，跟一個爲妻子堅決拒絕見面的女人廣子同居。

那時，他一面說駕車送我回去，一面像煞有介事地問：「你家是在杉並吧？」

我在公司填的地址是我妻子住的中目黑，只要妻子不說，沒人會知道我和廣子的事。自尊心強，而且不願讓會說三道四的妻子，對親戚和鄰居都說我因爲航海在外，所以兩年來只回過家幾次。從前，我確實也是這樣，如果我能夠有每天回家的生活，也許我和妻子之間，不至於落得如此冷淡，說不定甚麼時候已經破鏡重圓。正因爲長期的航海而使感情失和。反過來，我的愛像黑潮般湧向廣子。

但是，我和廣子之間，現在也變得複雜曲折。兩人既是相愛，又感到愛情已在臨近幻滅。

真的斯丹古拉連這些事情都知道了嗎？

我沒有回答他，只是謝絕了他送我的好意。

「下次再邀你一同出去好嗎？」

他把準備在車裏跟我說的話，到分手時，才說出來。

「好，不過，下趟得讓我做東道主啊。」

「不，那不行。說實在的，我除了做公司的生意，另外還替別處兼點調查市場的事。要是能得到你的協助，對我就非常有益了。」

「甚麼樣的工作？」

「下次見面，我們再談吧。」

他微帶暗示地把話說到這裏。

我也知道隨着貿易的自由化已經有了好幾家調查日本市場的外國貿易公司的駐日本辦事處了。

可是，他既然要求我協助，又爲甚麼在一同進餐時沒有說出呢。

而我這方面，在市場調查上卻完全是個外行。

我覺得斯丹古拉令人不解的，還有一點。每次都是由他當場決定下次再見面的日期和時間。

兩天後的黃昏，他對我第二次的接近是在日比谷的一家餐廳，我們說好了完全不用日文。這一方面是考驗我英文語文能力，同時是提防鄰座日本客人和侍應聽到。這就更引起了我的好奇。

爲甚麼吃飯時的談話怕讓人聽見，而內容又不是甚麼讓人聽不得的。話題雖說是談到了剛果和古巴的政治情勢，但這只要看看報章的頭版，都不過是些日常談的事情。我覺得這是對我的思想調查，因爲內容實在沒有注意周圍的必要。

他準保是憑他的正確觀察力看透了我對國際政治只不過是以不負責任的旁觀者的心情來對待而已。

大概這一點在他看來，可說是我最大的優點。

我既不相信共產主義，也不對美國的民主主義感興趣，執着地信任一件甚麼的時代已是過去，現在只不過是個被女人縛住了般的年過三十的人而已。

斯丹古拉沒有提到希望得到我協助的事，就讓進餐的時間流去。

「願意和我繼續做朋友嗎？」他認真地將餐巾折疊好，放在桌上的一角說。

我依舊抑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一任他再三催促地走出餐廳。我對他的作法已經露出好奇的想法，而他那種保持一定距離，慎重地接近我的態度更讓我感到新鮮，可是我避免由我來提出問題。

因此，儘管我們立刻到了附近的旅館，乘電梯上了七樓，儘管我被他帶進一個單人房間，然後看他從皮包裏取出半導體無線電來放出音樂，我也只是環視一下狹窄卻設備齊全的室內，說了一句：「房間不錯呀。」窗上百葉簾是放下了的。

他一邊讓我坐來客的椅子，一邊從上朝下地對着我說：「有沒有意思換換工作？我希望你能幫我做事。」

「要是能幫助我工作——」我還沒有回答，他又繼續這麼說：「我保證給你比菲列普斯多一倍的工資。」

「工作難嗎？」我抬起頭，第一次發問。

「你的話，沒甚麼難嘛。只要搜集日本公開的航運關係的情報，翻成英文給我就行。爲了這工作，會給你準備事務所，看你工作成績加薪的。」

「就是船主協會和輸出入貨物協會甚麼的嗎？……」我說舉出了幾份發行定期航運情報的團體和報社名稱。

「對，只要搜集和分析公開資料，全部翻譯出來就行。一點沒有危險。這樣說是因爲這種工作，人們常認爲是危險的。對象集中在跟中國有關的船舶上。懂得了吧，這項工作唯一的特點是要求保密。我不打算談論國際問題或是甚麼思想問題。你搜集資料，整理後打出字來，交給我，領取工資。」

然後着手第二件工作，把以前的工作忘掉。那將是我們理想的僱用契約。這既沒有損害日本國家利益的事，也不會使你生活不安。特別是處理的只是公開的資料。不過，我和你的關係不希望公開出來。」

「是因爲這是諜報工作的一種嗎？」

「不是，諜報這說法是不對的。這種程度的事情，根據國家的機能，哪個國家也有。現代，所有的國家都在搜集世界各國的情報。希望你當作是和你在美國資本的航運公司工作一樣，僅僅是一種生意。在做生意的世界，具有優秀才能的人就會被別的公司用更好的工資僱去。這是完全一樣的事。」

「可是，在我的公司裏，我的才能並沒有被認爲是很好的。我到公司還只有一年半，這期間，對工作也沒甚麼積極幹的念頭。那以前在另一家輪船公司的時候，差不多全在船上度過。現在的公司也不是因爲喜歡才作的。爲甚麼挑上我這樣的人呢？」

「我是有眼光的。但願我沒有挑錯。」

「我拿不定主意。」

「誰都有時候會這樣的。你剛進菲律普斯的時候，大概也是這樣的吧。我覺得，不這樣，我倒不能信任。就拿我來說，在跟你談這件事以前，也多少有些拿不定主意。最讓我拿不定主意的該說是決定和我妻子結婚的事。那時候，我還缺少鍛鍊。」

斯丹古拉雙手插在褲袋裏開玩笑似的聳聳肩說。

「如果，」我說：「我不接受呢？」

「沒甚麼，我拋出了繩子，你不接。我把繩子收回。只

不過繩子不見了。甚麼也沒留下。」

他伸出雙手，平劃過去。那眼神不像剛才聳聳肩膀時那樣帶笑，不過也沒有露出失望或是憤怒，只是親切地凝視着我。

「那麼，我現在回去沒關係嗎？」

我想確實知道不會受到威脅。因為他既然已經洩露出秘密，表示他知道了我家庭破碎和我跟廣子的關係。我怕他會爲了保守秘密，或者是無論如何想把我拉進他圈子裏去，而危害我。

他雖然說，不再見面就是，但是我已經有了他的名片。不會那麼簡單地就算了事的。「你要回去，當然，沒關係。」他依然平靜地說：「我覺得你能幹。很遺憾，但也沒辦法。強迫人作是作不好的。」

「那麼，斯丹古拉先生，上次你給了我的名片，還你好嗎？」我慎重地從名片夾裏抽出他的名片來，放在矮桌上。

他把自己的名片拿在手上，輕輕點點頭，面帶微笑，立刻又放回到桌上。

「我說我覺得你有才幹。理由是你好奇心雖強，但是不做無謂的查問。這名片上的地址並沒有印上我事務所的地址，電話確實打得通，如果現在打過去，會有甚麼人來聽的，不過他會對你說，這裏沒有叫斯丹古拉的人。我是個隨時都會無蹤無影的人。自己要是不變得不知去向，看情況就得讓對方無有蹤影。這個房間，只租今天一晚，你走了之後，我立刻退掉。請不用擔心。」他滿心是怕傷害我感情的好意，不過語氣越來越興奮地說：「威脅和拷問已經落後於時代。那是野蠻時代的遺物，只有野蠻的國家還保留着。這種方法

在電影和小說裏也還有，是給孩子們看的冒險故事，有的成年人也喜歡看。不外乎善良的小姑娘被狼騙去吃掉的殘酷的童話世界。然而現實呢，已經進步到比U₂型飛機的空中偵察的出現而大事喧嘩更爲尖端了。內部安裝了優良的偵察能力的人造衛星，晝夜不停地繞着地球在轉。在情報活動的領域內，讓人去做的工作已很有限。這些工作也不需要去冒險，像剛才托你去辦的工作已是足夠。比起委托人弄些假情報，或是搞錯情報造成外交問題的諜報員，遠不如用電腦計算可以安全得到的公開情報。也就是冒生命危險的時代已經由於電腦的出現而告結束。但是如果毫無忌憚地去做，外交上就會發生困難。各國都在幹着同樣的事，但還是不得不佯做不知的。因而也就必須注意保密才行。」

我又點上一支煙，向窗外眺望了片刻。放下了百葉窗的窗戶，不用說，甚麼也看不見。

我望着甚麼也看不見的窗戶，深深地吸着煙。

這並不是在思考甚麼的沉默。

我經過考慮，已經決定了。當我說，拿不定主意的時候，老實說，在聽到可以有比現在多一倍的工資時，已經決定了。在我說，如果我拒絕——的時候，我心裏早有了主意。

肯定的可以說，他也看透了我的想法，所以才露出那麼和善的眼光繼續跟我談的。

他說是因爲我對事情不深加追究才覺得和我談得來，實際上不過是嗅出了我既無思想也無信仰，想的只是多得點錢。

無線電的音樂是夾雜着德斯的那套饒舌的流行歌曲。

我所以不說話，不過是想在他說話中斷的間隙想吸吸煙就是了。

斯丹古拉全不理會我，繼續說他的：

「我的工作對我也沒危險，對你也沒危險。毋寧說最要緊的是避開危險。甚麼時候你不願意做了，都可以換另外的工作。再重複一遍，請當做生意作。」

「明白了，不過，工作就是這些嗎？」

「相當時間內，請專搞這個。」

「相當時間的意思，請講清楚。」

「現在不好講清楚。也許會根據你的情緒，以及你工作情況的發展，再委托你其他工作。總之，都是沒有危險的，不願作的時候隨時可以不作。當然，要是有你覺得不方便的工作，你甚麼時候都可以辭工。只要說聲再見，我就悄悄地離去。以你當過事務長的經驗和外交的才能，再找工作是沒困難的吧。」

他打開皮包，拿出一份英文打的文件。

這是一份爲了不洩露工作內容，向美國總統宣誓的文件。我並不嚴肅地看了一遍，知道違反了誓約也不會有處罰。然後用自己的鋼筆簽了名。

他似乎挺滿意地望着簽的字。

我站起來，望着隔着百葉窗彷彿看得見的窗戶。

窗外已是日落黃昏，紅綠色訊號一閃一滅。

斯丹古拉立在背後說些甚麼。

我回過身去。他寬額上流着汗珠說：

「以後請不要客氣地叫我巴德好吧。我們已經是朋友了。」說着，走過來拍拍我的肩膀。

巴·托蘭德·斯丹古拉。

但是我依然不知道我新朋友的姓名究竟是真還是假。

我想把接受斯丹古拉委托的工作的理由，歸之於爲了廣子。

實際上，即使沒有廣子，我也會高高興興地接受他的要求，除了希望得到錢，我從孩子時候起，就愛保持自己的個人秘密，我被要求保守機密的這種工作性質所吸引，差不多從開始就準備接受的。

那晚，我興奮得連廣子都感覺到了。她問：

「今晚你怎麼了？」

「甚麼？」

「我說累了的事兒，這還是頭一遭啊。」

「是的嗎？」

我肚裏生自己的氣，把香煙弄熄。她不說我也明白。盡管我從一開始就想壓制這種興奮，但是從在旅館和斯丹古拉見面時就一直這樣了，一種滲雜着期待和不安的情緒。

「公司裏有甚麼事的？」

「沒甚麼……」

我對廣子沒提斯丹古拉的事。因爲不讓她跟公司裏打電話，所以我離開公司的事，她沒知道。

「那麼是爲了甚麼呢？」

「沒甚麼值得奇怪的，不願意，對不起，就算了。」

「你想我不願意嗎？」

她從我嘴上把香煙拿過去，揮掉煙灰，自己吸起來。從前她不吸煙。吸起煙來還是最近的事。我從到神戶出差，在回來的火車裏認識她已經三年多了。她說她是去給她丈夫上墳去的。她丈夫死於交通事故。我以爲她還沒有結婚，因爲她看來年輕。她比我小八歲，也是那次知道的。與其說被她

那含愁的眼睛所吸引，不如說由於她侵佔了跟妻子不和而苦惱的我感情上的全部空白。

對於剛剛失去丈夫的她來說，肯定是也有着同樣的空白。我們互相填補着彼此的空白而相愛。

但是這種愛情如今確是在發生裂痕。我必須負擔妻子的生活費，生活的大部分便不得不倚靠廣子的收入。愛情是容易受到金錢的腐蝕。再加本來不是正式夫妻，在不安定的男女之間就更成問題。廣子怨聲不出地在美容院工作。這樣的生活已經繼續了兩年，因為把想生的孩子墮了胎，使她傷了心。這事在我更感到疚愧，愛情漸漸開始崩潰。

妻子是一味固執地要求五百萬元的贍養費。她明知我不可能籌出這大的款子，不過是故意為難。這種情況繼續下去，我跟廣子的愛情終將成爲海藻的屑末的吧。

「聽我說——」我俯着身子地說：「找到了個好的兼差。翻譯的工作。收入很不錯。這樣你就可以辭工不作了。」

「從前你也這麼說過的。」

「這次不同。不是很快會倒閉的那種出版社。」

「要是爲了我，不要勉強吧。」

「也不是完全爲了你一個人。」

我轉過身來看看廣子。

側面看去她是寂寞的。她挾着香煙，嘴唇微微張開，不知道在想些甚麼。

第二天，我向菲律普斯輪船公司提出了辭職書。雖然公司裏的人問到理由，不過只是種形式。儘管事出突然，有人驚奇，但不論上司或是同事都沒人表示挽留，我倒也感到輕鬆。

由於我未領的工資和少許的退職金不能立刻結算，讓我改日再來。

初秋的太陽依然帶着殘暑的餘威。

我把上裝掛在手臂上，仰頭望着藍藍的天空，到現在還記得，那藍藍的天，讓人產生錯覺地以為是大海。一種奇妙的錯覺。在感到這是錯覺的一瞬，覺得斯丹古拉的話全是謊言。

當然，這不是謊言。證據是，他交給了我租賃事務所的訂金。事務所是一間在後街的古老的出租寫字樓的二樓，面積放得下一張書桌和一架英文打字機。通知了斯丹古拉的當天，對拿到了訂金。一切順利。

我不到三天，買了書桌和打字機，開始了新的工作。

美國把駛往中國和蘇聯的船隻叫作粉色船，不准駛進美國港口。於是利用日本輪船公司這種子公司的隱身術來跟共產主義國家作貿易。這些船隻的動靜，只要閱讀與日中貿易有關團體發行的機關報和通訊社等的報紙所載船隻航程表就可以知道大概情況。

只要將船名、噸位、航海日程、裝貨種類和數量——各港口加以分類和統計，就會找出一定程度的規律。例如，如果知道某隻船往來上海、青島和東京港的頻繁次數，根據這一數據就能相當正確地掌握在橫濱、川崎、神戶等處停泊船隻的動靜。

斯丹古拉對我的報告頗為滿意地說：「無論怎麼說，我沒看錯人。你真是調查市場工作的一把好手。我的上司也非常滿意。」

我沒敢問他，他說對我的報告感到滿意，是否由於他從

其他方面也弄到情報，和我的相比，才得出我的報告是正確的判斷。不然，我的報告說不定是隨便寫的，並不足以領取使我滿意的工資。也許因為報告經常是石蕊試針，他所說的「滿足」，只是一種紳士式的表達態度。

我跟一般的職員一樣，每天去上班，兩個月來，只是作這樣的報告。

「不覺得單調嗎？」一天，我和斯丹古拉又在旅館的一室，聽着半導體無線電放出的音樂。斯丹古拉這樣問我。

「有點膩了。」我老實地回答他。習慣了的話，是份單調的事兒。也沒甚麼了不起的機密，報告不過成了餵電腦的魚食。事務所的名稱是日本船員福利協會。這名稱是想到類似的團體而講的，再按斯丹古拉所說，作了張在照片上蓋了對口印的身份證。至於為甚麼還得作個「荻野浩一」這樣的假名，卻使我不明緣由。

也許我是被一種巧妙的好奇心所操縱，同時在這兩個月內，也就是決定我是否將被正式錄用為情報員之前的試用期間，當斯丹古拉對我說：「不感到無聊嗎？」然後提到新工作的時候，可以看作我已被錄用了。

斯丹古拉說的是：「感到膩了是好事啊。一個人對於一件事不感到煩膩，就不可能進行下一件工作。你調查粉色船舶，作出報告表，正確地掌握了動靜。現在你已經知道哪條船到哪個港口，甚麼時候開往甚麼地方，而且也知道甚麼時候回到哪個港口了。要是說工作到這裏就完了，那就不好辦了。希望你照這樣作下去。不過，工作習慣了，時間多出來了，最好能夠把時間用到別的方面。好不好？當然，如果你不願意，可以拒絕。那是你的自由。」